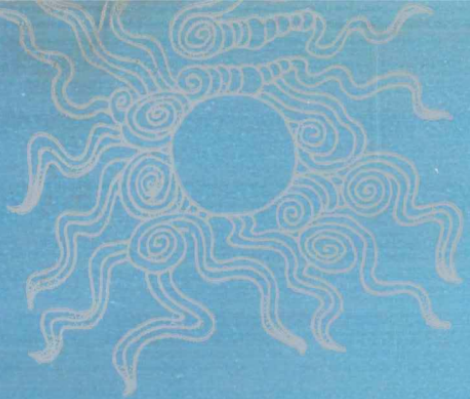


中華

彝族源流





ISBN 7-5412-0527-3



9 787541 205279 >

ISBN 7-5412-0527-3

K·50(民文) 定价: 12.50 元

毕 节 地 区

彝 族 源 流

(第十七~二十卷)

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

王继超 王子国

编译

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 审定

贵州民族出版社

黔新登字(90)04号

责任编辑: 陈光明

封面设计: 吕凤梧

彝族源流(十七~二十卷)

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 编译
王继超 王子国
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审定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厂印刷

1994年12月第一版 1994年12月第一次印刷

850×1168mm 1/32 字数:410千 印张16.75

印数:1~1500册

ISBN 7-5412-0527-3/K·50(民文)

定价:12.50元

序

在祖国的民族大家庭里，彝族是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据有关资料记载，其历史之悠久，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二十世纪或更早一些时候；其文化之古老，可以从丰富的彝文古籍中得到证明。据初步统计，仅我们毕节地区现存彝文古籍就约有4000余部，其中有1000余部的书目已由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整理送四川民族出版社即将出版。

《彝族源流》就是这众多彝文古籍中的一部，该书彝名叫《能素恒说》，“能素”是彝家的自称；“恒说”就是追寻源流之意。全文翻译即是追寻彝族的起源和发展的意思。

这部文献，通过记录彝族历史，生动地反映了彝族先民对宇宙万物和人类起源的认识以及彝族的古代社会面貌。记叙了彝族各部的世系，反映了在彝族这个共同体内各部族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发展情况，无论从历史学、哲学、文学，还是从社会学、民族学等的观点看，它无疑都是研究彝族古代社会的一部极有价值的史料。仅就哲学思想而论，此书所载的内容，闪烁着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光辉。彝族先民认为，世界不是源于神的创造，而是源于物质自身的运动变化。彝族先民的事物不断发展变化的观点，就是它们的朴素唯物论与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具体体现。在记叙人和自然界的斗争中，此书突出了彝族先民中英雄人物的创造作用。这些形象，表现了彝族先民向自然斗争，为改造世界而努力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风貌。这种精神，对我们今天的人民仍有着积极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彝文文献不但是研究彝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而且是一份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积极意义的宝贵文化遗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此书具有如此宝贵的价值，但它的被发掘整理出来却是经过一番周折的。从解放以来搜集的彝族文献资料里可以看出，《彝族源流》这一典籍的手抄本，在威宁、赫章等县较有名望的老布摩家里都有珍藏，但因种种原因，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此书大都失传了。偶尔发现的零碎篇章，大都残缺不全。此书底本保存较为完整的，是已故的彝族著名布摩王兴友老先生所遗留的珍本，先生和其子王子国为保存这部价值连城的珍本，曾做了很多工作。在“文革”期间，他们不得不将此书藏入岩洞，后又因被雨水淋湿而拿到苞谷林里去偷偷晒干补缺。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此书才得以和读者见面。为此，我向为保护此书费尽心思的已故布摩王兴友老先生表示衷心敬意，愿他在九泉安息；向为翻译此书而付出艰苦劳动的王继超、王子国等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为发掘和研究民族的文化遗产作了一件极有意义的事。

从此书收集、整理与翻译所经过的周折，充分说明了“救书、救人、教学科”的重要性，如果没有王兴友老先生的竭力救护；没有党对少数民族古籍收集整理的政策；没有党培养的有一定素质的翻译人才，彝族文化史上将留下一个永久的空白，对祖国文化遗产也将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那我们也就前有愧于先人，后有愧于子孙了。而今，这部书终于重见天日了。但类似的古籍还有很多散藏在民间，如何把这些古籍尽快收集整理出来，这同样涉及到一个“救书、救人、教学科”的问题。而且就是此书，我们也还要抓紧做好余下部分的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同志们任重道远，需要继续努力。

从《彝族源流》的翻译，我想起几个问题，彝文古籍的整理翻译，这是一项宏大的工程，要完成这一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我们必须做好几项工作：

首先，要尽力创造条件，把翻译和研究工作都开展起来。目前我们的情况是，翻译工作抓起来了，研究工作未能跟上。卷帙浩繁的彝文古籍中有许多值得认真探索的问题，如对彝族先民的哲学思想，经济思想与文化思想等等，怎样去评价研究，就大有工作可做。说具体一点，就是此书的成书年代，作者何人，都是有待于解开的谜。只有这些谜都一一解开了，才谈得上救学科。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的同志在研究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形成了彝文化学派，我们应向他们学习，广开思路，开阔眼界，把我们毕节地区的彝文古籍整理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其次，要继续采取特殊政策，加强彝文翻译研究队伍的建设。近几年，我们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不仅专门拨出劳动指标解决来自民间的翻译人员的转干问题，还送了不少人员到高等院校学习，全地区的彝文翻译组也由原来的一个发展到现在的几个。但是，需要跟上的工作还很多，我们要继续采取特殊措施，以期把工作做得更好。

第三，自 1986 年以来，翻译组采取任务到小组，责任到个人的岗位责任制。把竞争机制引进翻译科研工作中的时间相当早，任务的具体分解与奖惩相结合，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现象，这些年卓有成效的工作，成绩显著，效益明显，必须予以充分肯定。在今后实践中尚希认真总结，不断加以完善。

第四，我们地区的彝文古籍十分丰富，如果仅靠我们现有的翻译研究力量，是难以尽快完成这一工作的，因此，必须进一步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加“救书、救人、救学科”的工作。在我区开创一个翻译研究彝文古籍的新局面。

应翻译组诸同志之约，把我看了《彝族源流》译稿后的一些感想写下来，借以为序。不当之处，望广大读者与专家斧正。

禄文斌

1994年2月

前 言

彝族先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其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古老文字的发明创造和使用。正是这古老的文字，忠实地记录了彝族漫长的历史，从而形成了卷帙浩繁的彝族历史文献。《彝族源流》就是其中之一。

大约在“洪水泛滥”之前（即“六祖”分支前），彝族各部史官（布摩或摩史）已开始用彝文进行收集、编写本部历史的工作。无论是民间传说，或是彝文文献记载，都说哎哺时代（以父子连名谱系推算迄今已近500代）的著名布摩举奢哲写下了许多书。根据浩瀚的彝文书籍记载来看，彝族各部，众多的举奢哲们一代又一代，不间断地编写本部，甚至全民族历史的工作，直到清康熙三年为止。明末清初，滇东北、黔西北一带彝区广泛流传着相传为举娄布陀、布陀布氏、布查遏孜、沾沾阿尼（唐朝中叶人）等布摩根据各部、各家史书整理汇集的《彝族源流》抄本。清雍正八年之后，随着祖、摩、布三位一体的彝族地方政权的崩溃解体，退出历史舞台的布摩们将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传家宝——彝族历史文献供到家里的神龛上祭祀。《彝族源流》也一样，因很少传抄，以致于清初到新中国建国前的几百年内，其大部分抄本都濒临毁坏殆尽，零星的残本大都难逃脱“文革”的浩劫。幸有王兴友老先生的珍本“劫后余生”，才使我们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今天，将它整理出来见天日。

据传，王兴友老先生的《彝族源流》底本系布查遏孜，阿侯

保自整理汇集，阿侯布诺编纂成册，之后由贵州省赫章县财神乡阿侯布摩家抄录珍藏。

《彝族源流》全书有彝文约 30 万字，它是继《西南彝志》的整理翻译后，我们整理发掘的又一彝族历史文献巨著。此书涉及的内容广泛，历史久远。自哎哺时代开始，彝族历史经历了尼能、什勺、米靡、举偶、武米、六祖等若干时代。此书以哎哺氏到希密遮 356 代世系，从希密遮到笃米 45 代的世系，笃米到祖摩阿格（安坤）84 代的世系为脉络，叙述彝族各部的分支、发展、开创基业及其政治、经济、文化情况，以及各部间亲缘关系，相互间交往等情况。

对于宇宙和人类起源的认识，彝族先民认为，太古之初，杳杳冥冥，后来出现清浊二气，产生变化，形成哎哺，哎哺形成天地万物和人类。尤其认为事物都是变化的，而变化是不静止的，永恒的，变化是运动的结果。这种对宇宙万物和人类起源的解释，反映了彝族先民的宇宙观。

天地出现后，摇晃不定，仍有缺陷。手段非凡的英雄群体织补天地，安门安锁，使天地固定，反映了彝族先民对自然的认识和与之搏斗的过程。

古老文明的又一标志是天文学，彝族先民的天文学知识非常丰富，无论将星斗拟人化，人名物名命星名，或星名命人名物名，都自成体系。

彝族先民渡过了漫长的哎哺时代，经历同野兽分居，发明使用火，母权制，创立天文历法，发明使用文字等阶段。在这漫长的阶段，出现了有名称的氏族、部族和有谱系记载的有关彝族的祖先，如哎哺氏，哎哺氏的希密遮；采舍氏，采舍氏的希堵佐；目确氏，则咪氏，则咪氏的武侯、吕娄等。随后相继形成了许多部族，如尼能（或为沽能氏、昆明人、哀牢人、爨人之祖），什勺（叟人之祖）、鄂莫、米靡、举偶等。

从书的某些记载可以看出，历史上的彝族社会，曾形成过称“米”的较统一的社会政治体系，如“武米”、“武哲米”、“笃米”的时期，就在这一时期，彝族曾使用过统一的天文历法，统一的文字。而后出现的才是以“祖”为代表，各自为政，互不号令，各部都以自己为中心的局面。这种局面至少维持了上千年。

彝族历史上曾几次大的分支活动。

第一次大约是哎哺时期的分支。

第二次是“洪水”前的大分支，这次分支出现了武燹系统，武燹由于生产力和文化都比较发达，逐渐强盛，在彝族内居于统治地位，武燹系统分出繁多的彝族支系，比较大的一支，历史上曾称之为“白蛮”。

第三次是“洪水”后的分支，滔滔的洪水和众多部族造反的“洪水”，淹没了武燹氏，动摇了武燹氏的统治。这时，笃米的6个儿子，即“六祖”强盛起来，分为6个大的支系，把笃米的大地盘分为若干小地盘，最先强大的武乍两支吸收了武燹的先进文化，建立了政权。“六祖”成功地推翻了“天”（即米）的统治，断了天地间的津梁，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经过相当时期的发展，形成了以武燹和武乍构成的“白蛮”彝族多支系，以糯、侯、毕、默为主体的“乌蛮”彝族多支系。这些支系，除南诏（罗纪）外，均形成一整套“祖、摩、布”（君、臣、师）三位一体的政治统治。对外形成了强大的地方割据，对内各部各支系各自为政，不断发生掠夺土地、财产和人口的战争，加之外来因素，这种局面造成畸形发展的彝族社会历史。南诏以后，“乌蛮”统治了大部分的彝族地区，一直到了清朝才告结束。

整理翻译《彝族源流》的工作，是1983年就着手准备的，同年在昆明召开的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文古籍协作会上，此书作为协作项目，被列入重点整理出版计划。1985年，中共毕节地委、毕节地区行署为尽早将此书整理翻译出版，充实

了地区彝文翻译组的力量。同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会上，此书被取名为《六祖源流》，报请定为“七五”期间的整理出版项目。1986年1月，翻译组制定了10年工作规划和“七五”具体计划，《彝族源流》的整理翻译被定为10年主要工作任务之一。同年6月在沈阳召开的“七五”期间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上，被列为国家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重点项目。这一年，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采取任务到小组，责任到个人的岗位责任制，工作任务层层分解。《彝族源流》的整理翻译工作由陈长友主持，王继超、王子国具体负责。

此书的整理翻译出版，始终得到中共毕节地委、毕节地区行署和贵州省民委的关怀，得到省民委古籍办的具体指导。

此书1~16卷已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分四集出版。第五集(17~20卷)于1994年初修改审订。由于古代彝语和现代彝语有很大差别，书面语与口头语有一定差异，许多带有古代彝族政治色彩的民俗和古代事物已经消亡，彝文书写复杂的同音字混用等情况存在。而彝文古籍的整理翻译是一项只有在有所研究的基础上才能进行的艰苦工程，尤其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的知识都有所涉及。因此，要求整理翻译者必须具备多种学科的坚实基础知识。尽管不敢丝毫怠慢，但由于译者水平的限制，加之又完全没有参考书和工具书可供使用，错误在所难免，凡翻译中出现的纰缪，借就正于世之彝学者。

编 译 者

目 录

第十七卷

𠄎 𠄎 𠄎	乍氏史略	5
𠄎 𠄎 𠄎	乍氏源流	19
𠄎 𠄎 𠄎	武氏源流	38
𠄎 𠄎 𠄎	糯氏源流	67
𠄎 𠄎 𠄎	海哲打卧	83
𠄎 𠄎 𠄎	鄂直阿维氏	93
𠄎 𠄎 𠄎	举侯源流	97
𠄎 𠄎 𠄎	侯直尼口氏	101

𠄎𠄎𠄎𠄎 哈卓洛姆氏 111

第十八卷

𠄎 𠄎 𠄎 俄巩氏 121

𠄎 𠄎 𠄎 陇邓氏 125

𠄎𠄎𠄎𠄎𠄎 费夺阿武氏 128

𠄎𠄎𠄎𠄎𠄎 侯麻觉氏的兴起 132

𠄎𠄎𠄎𠄎𠄎 德余陀尼谱 140

𠄎𠄎𠄎𠄎𠄎 德余巴谱 142

𠄎 𠄎 𠄎 斯葛氏谱 146

𠄎 𠄎 𠄎 扯勒谱 150

𠄎𠄎𠄎𠄎 德余卓氏谱 155

弥立汝维氏谱	161
弥立氏谱	164
恒叟杼氏谱	169
阿夔阿娄氏谱	174
阿诺侯觉氏谱	177
弥立扯笃氏谱	180
直夔氏谱	183
阿娄阿立氏谱	188
乌蒙谱	190
德毕氏谱	195
陇邓的九子	202
陇邓三次子谱	210

三 岁 三 个 因 邓 陇邓三幼子谱 213

乃 知 不 知 孔 纪阿太氏谱 216

不 知 不 知 中 北部阿德葛 221

第十九卷

与 四 北 毕启氏谱 231

知 三 知 弥罗氏谱 233

牙 志 北 格任氏谱 235

知 北 知 克氏谱系 237

知 希 志 知 北 克博长子谱 241

知 北 知 咄氏谱系 245

知 北 知 鄂氏谱系 248

川	𠂇	𠂇	默遮谱	250
𠂇	𠂇	𠂇	克博创业记	255
𠂇	川	田	阿默尼	305
𠂇	𠂇	𠂇	笃氏谱	333
𠂇	𠂇	𠂇	播勒谱	337
𠂇	𠂇	𠂇	洛洪氏谱	342
𠂇	田	𠂇	德娄氏谱	347
𠂇	𠂇	𠂇	格恒叟杼氏谱	354
𠂇	𠂇	𠂇	麻博氏谱	357
𠂇	𠂇	𠂇	能纽氏谱	360
𠂇	𠂇	𠂇	乌撒谱	365